

四書緒言

孟子

離婁章句上

孟子曰離婁之明章

此章言仁心不可無仁政。重在政。上孟言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而歸本於擴充。又重在心。二說不同。如何曰。徒心而無政。則無以及物。所謂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治天下也。然仁心如堯舜。則必不忍斯民之失所。而經畫區處。便有仁政矣。彼有仁心。而不行仁政者。仍是為物欲所蔽。不能擴充其仁心耳。故此章言

新安孫

瑯詒仲著

仁心不可無仁政其實所以能行仁政只在擴充其仁心而已與上孟擴充無異旨也。

古之聖帝如堯舜盡性知命有仁心便能創制立法而爲仁政若三代後非無愛民願治之主然未能如古帝之盡性知命能創制立法也先王之良法美意既已湮沒無傳而爲之臣者又皆淺陋不學因循苟且不識先王之大經大法確然可行雖愛民願治如漢文周世宋仁諸君其仁心非不真切然以不行先王之政卒不能大治所謂徒善不可以爲政也此章之意其在此與如愚前說則行仁政止在於擴充其仁心與擴充章無異旨體立用行之理也如愚此說則有仁心又不可不講求仁政心不可無政有體不

可無用也玩此章語意全重在政上當以此意爲主或兼前說蓋行政須擴充其仁心以爲之本而又必講求先王之政而行之也或問云是心足以王者言有是心而能擴充之以行先王之道如其篇末所謂制民之產云者則可以王耳非謂專恃此心而直可以王也或問此說是矣乃又云非謂心外有法而俟於他事也一條之中前後矛盾須知此章與是心足王各是一意有仁心自能行仁政此人皆章及是心足王之說也有仁心又不可無仁政此此章徒善不足爲政爲政必因先王之道之說也要之有仁心自能行仁政有仁心又不可無仁政此孟子既屢以推心充擴爲說而此章又以行仁政言也

觀孟子告齊宣則當時諸君。由於爲物欲所蔽。不能克此心。故所爲殘暴。不能行不忍人之政也。然此章語意。重在徒善不足以爲政。上觀所云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則可見有仁心。必須行仁政。不得謂有仁心自能有仁政也。世固有不能行仁政。由於無仁心者。又有有仁心而不能行仁政者。如漢文惜露臺。斷肉刑。二十取一。愛民之心。極其真切。然不能行先王仁政。而臻於三代之治。故此章對有仁心不能行仁政者。說蒙引以心蔽於物。欲不能行仁政爲說。則此章仍重在心。殊未是。而諸家皆無明解。愚此說似得此章之旨。

子產惠而不知爲政。正是有仁心而無仁政者。夫子稱爲遺愛。則

其有仁心可知。而未免不知爲政之譏。豈有仁心自有仁政乎。或曰仁心仁聞。須緊黏民上說。其始本欲澤民。特未得其道耳。所謂徒善不足以爲政也。范氏引齊宣梁武爲仁心仁聞之證。殊誤。二君若果以民爲心。則安有恩及禽獸。而功不至百姓者哉。至於梁武身且不有。何有於民。當時朝野諂譁。皆知其必亡。又烏有所謂仁聞耶。

按或說甚有見。如漢文帝方可謂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道者耳。若齊宣雖不忍一牛。而功不至百姓。正是無仁民之心。而不能行仁政者。故孟子欲其擴充此不忍之心。以行仁政。蓋因無仁心而不能行仁政。齊宣是也。有仁心而不知行仁政。漢文是也。此

章爲有仁心而不知行仁政者言。故重舉行夫仁政。齊宣乃無仁心而不能行仁政者。故重在擴充其仁心。楊氏以學爲說甚好。人主能學則知擴充其本心而有仁心。且能講明古制而有仁政矣。此章政字兼教養言。楊氏云教不至有政。看教在政外非也。且所云化不至有教。殊不是。以堯舜仁聖之化。無仁政不能治天下。何得云化不至而後有政。有教耶。豈化至便不須政教耶。無政教又何以施其化耶。徒法之法。卽先王之法也。但無實心而徒法。則必有其名而無其實。勤於始而怠於終耳。

道是虛字。仁心亦可謂之道。仁政亦可謂之道。道字雖同而所指各異。胡氏云仁心此道蘊於中。仁政此道行於外。是以道爲實字。說謂一道而有中外之分非也。

聖人無規矩準繩六律不能爲方員平直正五音無政不能仁天下。輔氏云聖人制爲法度使天下之爲方員平直正五音仁天下者取法則是聖人自家不必法度法度乃爲天下取法而設也。而可乎。

仁覆天下固以先王言。兩不可勝用亦以先王言。存疑兩不可勝用以天下後世言未當。存疑云明太祖不由律斷罪。暗與律合其所斷者卽律也。此說甚

好蓋法必當其罪先王之政也明太祖雖不用律而暗與律合未嘗廢法可見雖聖人不能無仁政以治天下也蓋殺人人生人法必當罪亦先王之仁政也如梁武之於謀反者亦泣而宥之是廢先王之法矣可以治天下乎不仁在高位以君言淺說以不信道犯義俱是不仁在高位則兼君臣說非也

上下朝工君子小人蒙引說繁而不確且以下字兼臣民又以君子兼臣民皆非也其浸說得廣漸說下來二條甚好君子存疑兼君臣愚意是說臣法法則度制度周禮一書所載皆法制品度蒙引以法度主法律

乃因犯刑二字而為此說悞矣

存疑云禮義以治君子故上之朝與君子不言法而言道義刑法以治小人故下之工與小人不言道而言法度刑按存疑悞以法度為法律與刑字一類也不知下與工即君子犯義之君子何得云刑法以治小人故下與工不言道乎上無六句逐漸說下一二句以君與臣對說三四句以君與在朝之臣對群臣百官說五六句以臣對民說上朝君子由君而兼說大臣又單說群臣蒙引所云浸說得廣也下工小人槩言臣而說到群臣又由群臣而說到民蒙引所云漸說下來也朝君子近於上故承上無句小人近於下故與工俱承下無句其實下無法守

全由於上。則下五句俱根上無道揆來也。上無禮。兼君臣。下無學。以民言。存疑以上無道揆二句分貼。則上無禮。單是君。下無學。兼臣民。未當。語類云。下無學。學謂國之俊秀者。前面工是百官守法度者。此學字是責下無法守。儻上無道揆。則下許多無法守人。並起而居高位。執進退黜陟之權。盡做出不好事來。則國之喪亡無日矣。所以謂之賊民。蠹國害民。非賊而何。愚按語類此說。則下無學。以臣言。賊民興。乃云賊民者興也。與蒙存不同。似以蒙存為是。達說全章。智乎分上論為治之道。下勉君臣當各任其責。細分之。又當分作四段。自離婁之明。至徒法不能以自行。言舍法無以成。

治自詩云。不愆。至可謂智乎。言治法所當遵。自是以惟仁者。至喪無日矣。是責其君當行仁政。自詩云。天之至謂之賊。是責其臣當輔君以行仁政。大文明有四箇。故曰字。皆收繳意。勿如常說。把不愆。節帶上看。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章

呂晚村曰。至字訓極。字不可作到字解。

或云。孟子謂舍規矩無方員。舍聖人無人倫。欲人法聖人耳。時說謂聖人不過人倫之至。然則規矩不過方員之至。乎。愚按。謂聖人不過人倫之至。自是規矩亦不過方員之極。非有加於方員也。若聖人有加於人倫。則人不能法之矣。但此章舉聖人以為人倫之

準則語氣是謂聖人乃人倫之至人不可不法聖人非謂聖人不
過人倫之至而人皆能法聖人也發言之旨不可不知
不法堯舜便是慢君賊民正是出乎仁即入乎不仁也故下即引
孔子之言語氣警切之極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章

次節止說國三節又自天子推到大夫庶人存疑謂言國該大夫
士庶未然此章大約爲當日諸侯發次節單言國乃發言本旨不
該大夫士庶
或曰天子以四海爲體諸侯卿大夫以社稷宗廟爲體不保四海
社稷宗廟是無天子諸侯大夫也饒氏僅從祭祀土地言非是須

照下死亡二字看不特廢祀失地已也

孟子曰人有恒言章

蒙引從新刊集註云此亦承上章而言之無推字謂於理爲長愚
按若照上下章例當云此亦承上章而言言字下不必著之字今
既有之字便是照三代章例有推字無疑也三代章自天子推之
至庶人此章自天下推之至身故皆用推言之三字

孟子曰爲政不難章

淺說云全章在爲政不難一句截下面不得罪於巨室直到溢乎
四海正言其所以不難處按淺說此說好然愚意孟子因當時人
君以德教不廣被爲患而疑爲政之難故云爲政不難只在不得

罪巨室而已。下面乃言所以不難。只在不得罪巨室之故也。則當於不得罪句截。存疑謂此章一意反覆說。巨室所慕以下。是覆說上意。不是解釋上意。愚按時君因德教不廣被。而疑為政之難。故孟子云為政不難。德教及四海。乃為政之效。不可即以德教及四海當為政二字。謂首句是云德教及四海不難也。况不得罪句。是說我不得罪於彼。下文方云彼慕我。而國與天下皆慕巨室。所慕以下。正是解上文也。凡所謂覆說者。以下面所言。上面皆已說過。如大學古之二節。下節乃覆申上節之意耳。若此章所以不難之故。首二句全未說出。下文方說明與古之二節不同也。

孔子不能墮成。雖係氣數。亦緣見用不久。蓋人臣與君不同。臣必須君信任。方得為政。若君不信任。便不得為政。故欲得巨室慕。有不得盡如人意者。若人君政自我為。誠反身修德。孰不向慕。何患不能如意哉。

或云巨室就世篤忠貞者說。三家六卿不足以當之。若僅作疆藩巨鎮。不可得罪。則君益懦。臣益驕矣。愚按或說悞。不得罪。乃謂躬無失德。不得罪於巨室。非曲意奉之也。何懦驕之有。若以巨室為世篤忠貞者。則春秋戰國時無巨室。孟子非為當時人君言矣。

孟子曰天下有道章

德賢以理言。小大以勢言。然勢當如此。便是理當如此。故此章天

字註兼理勢而交鄰章直云天者理而已矣。太王勾踐雖事大。而能修德自強。齊景則徒役於強大而已。其涕出女吳之事。本不足道。孟子以當時諸侯弱小不肯事強大。故引此以見弱小之不能違天。如齊景其已事也。輔氏云。其自棄之罪未暇議。極是。蘇氏濬謂齊非弱小。醜顏女吳非順天。張爾公謂齊景自暴自棄。豈可謂畏天。與太王勾踐上下其責。齊景固是。然當時以齊視吳。自是以弱小事强大。小之事大。天也。齊景以小事大。便是順天矣。孟子特引此以言役大役强之事。非謂人必當以齊景女吳為法。而後世之和親匈奴。稱侄金人。皆為能保其國也。當時小國不修德自強。乃恥事强大。如宋王偃之流。必速亡而已。

故首三節以順天為說。見小之不可不事大。而後三節言誠恥之。則當修德也。雖先以順天為說。意却歸重在修德上。徒事大而不修德。終於人役而已。然修德强大。雖終為吾役。其初亦須事之。修德之久而後民歸。勢集能服。强大耳。若初間便不事大。必取禍矣。此亦不可不知。所以事大之說。孟子未嘗廢也。又按全章止是勉人以修德。首三節不是教小國受大國之命。天下無道。天下皆無道。無一人能修德也。惟我不能修德。而亦在無道之中。則不能不順役大役强之天。如齊景之流。正為不能修德。故見役不免耳。今也小國師大國。明說出不修德而欲不為役。必不可得。以見人當修德也。不修德。不免為人役。惟修德。則可役人。

首三節。正是以無德不免為人役。勉人之修德。愚此說亦直捷。但人雖修德而小之事大。初間亦不可廢。本文明云。順天者存。見小當事大也。交鄰章亦云。智者以小事大。故前說為穩。且如前說。首三節見小當事大。後三節見欲自強。當修德。仍以修德意為重。此文王止。是大德大賢。師文王而為政於天下。即是大德大賢而小者皆為之役。不必以師文王而為政於天下。又出大德大賢之上。而大德大賢皆為吾役也。存疑說謬。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章

危菑亡存亡之著也。而乃以為安利樂。是無以辨存亡之著也。輔氏以安利樂為得失之幾。亡國敗家為存亡之著。謬甚。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章

次節註此字以仁言。三節註此字以不仁言。愚意三節註當云。民之所以去彼。以其所欲在此。而所畏在彼也。如此則兩節註之。此字是一樣。而且三節見得是主仁者言。觀有好仁者諸侯皆為之。毆之云。則故為節為仁者言也。故當以仁為此。不仁為彼。方有賓主。

孟子曰自暴者章

自暴者不可與言。况有為乎。自棄者猶知仁義之為美。未至知自暴者之不可與言。但不可與有為耳。存疑說未當。仁義禮皆吾心之理性之德也。無淺深之分。自暴言禮義。自棄言

仁義孟子隨口說出本無分別。互文耳。蒙引分淺深謂自棄猶信禮義但不能爲仁義殊謬。

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章

此章依存疑是說道止在於邇親長而天下平天下之求道者當從事於孝弟而不可驚於遠難也。愚意說天下平便是主人君言若說凡人當從事於親長則只當如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之云就當體指示若親長而天下平又是後一層道理。蓋以天下平爲說又著人人字可見是說要平天下者只是使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而已。以人君爲治言說仁之實事親是也。親親仁也。之云可見是說人之求道求之親長而

已以凡人爲道言語意各有所指。此章當從蒙引。

此章主人君說則道乃平天下之道。事乃平天下之事也。邇易二字註甚明白。張南軒以天下所以平實係此爲易非也。

孟子曰居下位章

誠身誠字所該者廣不止是孝一件誠。小註特舉一孝以爲例。不可因誠身連悅親謂止是孝之心誠也。

朱子以明善是格致思誠是謹獨未當思誠卽中庸誠之也。誠之兼擇善固執思誠亦兼明善誠身明善乃思誠中之一事也。謂誠身是謹獨則可耳。胡雲峰說好。

擇善在明善之先。惟擇善方明善。楊龜山云不明乎善雖欲擇善

而固執之未必當於道也。語未是云。不明乎善。雖欲固執之。未必當於道也。則無病矣。

蒙引謂天之道。不要說在天之元亨利貞極好。朱子寒暑之說。及輔氏程氏。俱以在天者言。非也。

誠者。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而首節註以爲善之心。言者。蓋理之在我者。乃謂仁義之理。之在吾心者。真實是仁義也。理卽具於心之中。乃心之理也。爲善之心。卽仁義也。爲善之心。實卽仁義之理。實也。心理一也。

語類問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此是以實理見之於用。故便有感通底道理。曰。不是以實理去見之於用。只是既有其實。便自能

感動得人也。

中庸大學相表裏。以明善誠身。卽大學之格致誠正也。輔氏云。明善者。大學之本。誠身者。中庸之要。於大學單舉明善。於中庸單舉誠身。不見相表裏之意。而理亦未全。

孟子曰伯夷辟紂章。

存疑作興二字。一下讀非是。

或曰。行文王之政。不專指養老言。養老特王政一端。當合前篇治岐節。參看。

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章。

三代時。田皆在官。官以田授民。後世田屬之民。聽其自爲賣買。於

官無與不知始於何時大約是戰國辟草萊任土地使民輸財於官而得田官以田賣與民使爲永業以培克取利而仍收其賦自是以後田遂歸於民非官之田矣
辟草萊任土地其罪之在當時者只是經界不正使豪強得以兼併貪暴得以多取耳觀孟子之告畢戰正謂此也自今日論之其法行而井田壞民不皆有田而天下多流亡失所之民且溝洫滄川之法壞使旱澇無備或致赤地千里其罪更浮於善戰者矣
說約兩次之猶云卽次之言皆有罪也如群凶對鞫罪案自有差等然而皆在不赦也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章

不侮奪乃恭儉之實事胡氏云恭儉之驗未當不以聲音笑貌是不假爲恭儉而有不侮奪之寔事也不以聲音笑貌便是不侮奪胡氏分實德實事非也若以恭儉爲實德不侮奪爲實事則無弊存疑謂恭者不侮人二句不可作實德實事說未當

淳於髡曰章

髡此問與陳代同意與彭更不同蒙引云與彭更同悞

公孫丑曰章

蒙引所云聖賢無此事指夫子教我以正二句謂聖賢必無未出於正爲子所責之事也若以正不行蒙引明云聖賢亦恐不免矣堯舜而有朱均只是以正不行朱均必不能以未正責堯舜也蒙

引自是存疑駁之非也。饒氏發明王氏爭戒二字甚好。蓋所謂不義乃不義之小者。以處常言也。若不幸而當其變。值不義之大者。如李璿之於懷光。則當涕泣而諫。諫之不從。則當死於父前。石碯之於厚。則殺之。不僅爭之戒之而已。

或曰。易子不親教。見古人權衡理勢處。然窮鄉寡力。勢難負笈。又不得嚴師有學行者。以事之。將終棄之乎。父帥以正。而以易子之。教行其中。不即繼之以怒。子從其教。而惟恐率之不謹。以傷父之心。兩相成。若蔡元定父子。則家之祥也。何患勢不行。

孟子曰事孰為大章

末節集註云。當如曾子之養志。則是云人之事親。能如曾子之所為者。則可也。若字。以人能若曾子言。或云事親若曾子者。可猶如此。裁是云耳。若字。只貼曾子身上說。是評騭之辭。勉人意在言外。愚按。或說近是。上文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若字。就曾子身上說。非謂人若曾子也。則末節若字。亦當與上句一樣看。方是。又按集註。亦不是。以當如如字。訓本文若字。註此二句。在本文之外。本文云。惟曾子之事親為可。則是言人當如曾子之養志。不可如曾元。但養口體也。淺說可也。許之之詞。程子說可也。意在言外。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章

格字有感化與開導二意。朱子所云不但默默而已。蒙引謂格字不著力字。單就感化上說。未全。詁類人不足與適。至格君心之非。三句當作一句讀。某嘗說此處與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皆須急忙連下句讀。若偶然脫去下句。豈不害事。大人之格君。既有以感動之。又必有以開導之。未嘗不以告誡其告誡。亦有即在人政上者。如高宗彤日。祖已陳辭。西旅貢獒。大保致訓。但其適間。乃即行事之失。上以正其非心。不止就事論事。徒為適間而已。人政不足適間。謂人政之小失處。不足瑣瑣計較。但正其本而流

自清也。如有大失處。用一小人而禍及宗社。行一暴政而毒流字內。安得不言。豈得曰惟以正心為務。而不足適間乎。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章

註修己觀人。乃孟子發言之本旨。輔氏云。又續以二言。便是孟子本無此意。而未子補之矣。

呂氏以匡章為求全之毀。然匡章有責善之失。自己原有不是。若求全之毀。乃在己無所失。不當得毀。而反致毀者也。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章

正子既失身。又不早見孟子。先以不早見責之者。言之序。自應如此。且欲正子因此而悟失身之罪。及正子不悟。故有下章之言耳。

蒙引云因正子受責然後正其罪不然徒速其離心云云其視正子爲何如人耶。孟子豈不知正子之爲善人乃恐正子之有離心而以吾言達于敖耶。孟子豈畏于敖之怨已耶。蒙引謬。或曰註云其罪又有甚者非謂甚於失身猶云又重一罪。讀註者不察謂不早見長者罪尤甚則失輕重矣。須知孟子專責其失身非欲其速來見使正子不失身子敖雖舍館定而後來見特小過耳。既從子敖就是今日來今日見亦無解於罪。子亦來見我乎言外便見得子既從子敖尚知有我乎此句便有責其從子敖意特未明說出而正子不悟耳。

孟子曰不孝有三章

程子謂舜不告而娶者堯得以命瞽瞍故不告可也愚按孟子明云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則堯亦未嘗告瞽瞍程說非矣朱子又云以事理度之但於未及告而受堯命耳其後固不容終不告而遂娶以歸也愚按舜若止不告而受命孟子不當云不告而娶矣且當以孟子爲據。

孟子曰仁之實章

實乃果實之實有生意焉存疑謂實是切實對浮泛說不知愛親敬兄之心固切實而仁民愛物忠君敬長之心不可以爲浮泛語類問事之當爲者皆義也如何專以從兄言之曰從兄乃事之當爲而最先者。

有子以孝弟爲爲仁之本。蓋孝弟皆是慈愛之意也。然以從兄較之事親。則事親愛的意思多。從兄敬的意思多。仁主愛而義主敬。故以從兄屬義也。

事從爲仁義之實。事從如果實能事從而仁民愛物。忠君敬長之道。自此生。皆此實內之萌芽枝葉也。若知禮樂。乃下手用工處。正所以求全此事。從仁義之實。不可以事從爲實。而知禮樂爲實之萌芽枝葉也。以論語本立道生言之。事從本也。事從而推以仁民愛物。忠君敬長。道生也。知禮樂。則所以立此本也。不可以知禮樂爲道生也。饒氏說未當。且知節文樂。皆在斯二者。乃知禮樂之實也。饒氏以知節文樂爲實之萌芽發甲。到枝葉蕃茂處。悞矣。

首節兩是也。就人本心上說。不是用工。黃氏謂四者都是用工。非也。

實是果實之實。有生意者。以事從而仁民愛物。忠君敬長之道。自此生。卽本立道生之意也。若樂則生矣之生。乃謂事從之心之生。黃氏云生字與實字應看此生字爲本立道生之生。悞矣。手舞足蹈。只是形容事從之極至處。正是仁義之實。非枝幹花萼也。若枝幹花萼。須以仁民愛物。忠君敬長等說。黃氏說謬。

樂則生矣。與本立道生。兩生字不同。論語生字。以道言。此生字。以本言。張氏兩生字。最可觀之說。將兩生字一例看。未當。

仇滄柱曰。以節貼無過。文貼無不及。皆先儒相因不察耳。節是有。

箇品節可循如晨昏定省一定之格式是也。文卽所以行乎此者。有箇自然底文章不至直率粗鹵是也。節字兼無過不及。文卽在無過不及上。做得委曲周詳而燦然可觀。或云舞蹈須切事從說。如進退而慎齊出入而揖遜。後長而有徐行之禮。相從而趨進之儀。此不知足之蹈之處。疾病而抑搔出入而扶持提携而有捧手之敬。卽席而有摳衣之恭。此不知手之舞之處。愚按或說泥甚。進退出入等乃事從之粗節。凡從事孝弟者便如此。手舞足蹈乃生惡可已。以後光景工夫已到極純熟處。不當以此等爲說也。當從蒙引脚輕手快之說。舞之蹈之兩之字。指事從言。手之所舞。足之所蹈。無非孝弟也。舞蹈只形容樂之極。

處不必以實事言。

語類孩提知愛其親。如今自失了愛其親意思。及其長也。知敬其父。如今自失了敬其父意思。須着理會。要之。須是知得這二者。使常常見這意思。方會到得樂則生矣。處要緊却在知斯二者。弗去是也。二句上到得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既知了。又須著檢點教詳。密子細節節。應拍方始會不間斷。方始樂。方始生。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章

得親者得親之懽心。初非曲爲承順之謂也。朱子以不問是非一向不逆其志爲得親。說似未是。且爲人爲子。只是互文耳。若謂人字大綱說。子字說得重。則不可爲人。便是禽獸。人字獨不重乎。看

四書緒言
來得親與順親無大分別得者得親之心也既得親之心則我與親無違忤便是順親矣如此說自直捷觀怨慕章順於父母順字根父母不我愛說及此章下文底豫之云只是親心悅樂無乖忤之意朱子論親於道之說理雖精未必孟子之意也

四書緒言孟子卷七終

四書緒言

新安孫 瑯詒仲著

孟子

離婁章句下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章

或云揆與首章道揆揆字同揆字屬聖人說其字即指先後聖故曰其揆愚按或說明白勝註聖人之度量事物處即道也故揆即是道其揆一也猶曰其道一也註云度之而其道無不同也則揆字似屬後人說另添道字於其揆之下殊未妥本文當云揆之一也方可如註所云耳

子產聽鄭國之政章

輔氏內交要譽太說壞了子產

如黃氏日抄之說則子產事出偶然不為失。孟子特借以立論。然
漆洧是二處。既云濟人漆洧則非止一箇乘輿。濟亦非一次。蒙引
說自確。

孟子告齊宣王曰章

輔氏云臣報君視君加厚一等。愚按如腹心是加厚。國人寇讎乃
加甚。非加厚也。

或云有故而去如宋華元奔晉。晉隨會奔秦。非與君不合也。愚按
或說亦可用。但有故而去與君不合亦在其中。平日諫行言聽而

一旦有事不合而去。自不相妨。不必泥諫行言聽句。謂有故而去
非與君不合也。

諫不行言不聽。便當去。又何待有故。蓋此節說臣視君如寇讎。乃
以常人言。非以君子言也。故不行不聽。未能便去。蒙引以孟子於
齊為說。悞矣。孟子於齊為賓師。非臣也。且久於齊。以其足用為善
耳。至不行不聽。則致為臣而歸矣。

孟子曰非禮之禮章

程子過恭過與之說。自是蓋過恭過與。只是非時中。泥陳迹不能
隨事因時。與大註未嘗不合。蒙引謂其未切當。悞矣。或云過恭直
是非禮。過與則失義。過恭過與。稍知義禮者能辨之。何獨大人不

知以下大夫而見上大夫。自是當恭然過於卑屈。乃是非禮之禮。不得謂過恭。直是非禮也。倨傲乃直是非禮耳。冉子與粟五秉。可見過與是非義之義。冉子尚不免此。豈易辨者乎。程子所云過恭。乃是當恭而太過者耳。非足恭也。若令色足恭。全是私心。全然不是了。蒙引以令色足恭為非禮之禮。悞矣。程門婦人之仁宦寺之忠二語。非是。婦人宦寺之仁忠。直是非禮非義。若非禮之禮。乃可以取。可以無取之類。非全然不是也。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章

觀註我亦過中不才句。父兄不能養子弟。亦是不中不才。而與子弟之不中才無異矣。故云賢不肖不能以寸。非謂父兄之賢為過。

而與子弟之不及同也。陳新安過猶不及之說。非是。蓋父兄棄子弟。自家便是不賢。非賢者之過也。

孟子曰人有不為也章

蒙引駁不為不仁。則可為仁說甚精。如非禮勿視聽。則視聽必以禮矣。豈得云既非禮勿視聽。而後能視聽以禮耶。說約云為與不為。只在一時。而後猶云然後。非後日後字也。譬如有正路有邪路。必能不走邪路。方能走正路也。豈亦可難之曰。今日不走邪路。待異日方走正路耶。仁與不仁。決擇只在目前。亦不容兩騎也。說約之駁蒙引。亦甚辨。但為與不為。只在一時。則不當云而後。說約雖曲為之說。謂而後猶云然後。然既云然後。則不是一時。明矣。故蒙

引爲確。但蒙引與存疑又不同。存疑云窮有定守而後達有實用。是謂窮時不爲非義之事。斯達能大有爲。蒙引主時義說亦是窮達意。但以時義不當有爲而退歛不爲。乃藏器待時意。所謂爲於不當爲之時則凶者。而非謂非義之事不爲也。看來存疑爲是。又按不爲有爲亦似不必硬分窮達。蓋窮時亦有所當爲。達時亦有所不爲。不必以不爲爲窮。有爲爲達也。但須曉得不爲與有爲非是一時。不失而後二字意。便是不爲以平日言。有爲以臨事言。平時行已有恥於不義之事。雖小不爲。則一旦遇當爲之事。自能奮發向前。見義必爲矣。看來以不爲爲窮。有爲爲達。亦可以不爲爲平日。有爲爲臨事。亦可。蓋二說皆可見不爲與有爲非一時合。

而後二字之解。乃有守而後有爲之意。但分平日臨時。尤爲包舉也。

看來橫渠所云不爲不仁。則可以爲仁者。初非如說約爲與不爲。只在一時之說也。橫渠之意。似亦是愚分平時臨事之說。不爲不仁。以平時言也。爲仁。以臨事言也。如此說。則自無病。蒙引不爲不仁。便是爲仁了。其說甚是。然恐未識橫渠之意。

孟子曰大人者章

存疑云語意是說大人者由不失其赤子之心。不是說大人者只是不失其赤子之心。愚按曰只是固未安。曰由亦不是。本文初無由字意。云大人者乃是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則是矣。蓋使失其

赤子之心則偽而不誠何以爲大人故大人在於不失赤子之心云乃是不失赤子之心則是說大人之爲大人如此而非謂但如赤子已也註中正以二字亦好通達萬變正是至誠盡性於不失赤子之心未嘗不切存疑未當語類問赤子之心指已發而言然亦有未發時曰亦有未發時但孟子所論乃指其已發者耳

孟子曰養生者章

當字不必如存疑作去聲當猶爲也送死爲大事見人不可忽也送死只是說親喪非謂人能盡送死之事也程子云人能竭力盡此一事則可以當天下之

大事又是一說與集註異尹氏送死則其誠可知說亦不是蓋此章與論語人未有自致章異此乃言送死人道之大變是件大事不可不盡其誠非謂人於送死必能盡其誠而以為大事也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章

居資取固皆本於自得然三者自有節次可云資之深則居之安取之逢原則資之深乎存疑云無節次悞矣自得自然而得此理於已也居資取乃自得之効非止是自得也蒙引謂居資取乃自得節次未當深造非懸空深造以道深造之也道乃進爲之方單說以道不見勿忘勿助意惟是於進爲之方爲之不已方見是勿忘勿助朱子

云造之不深責効於旦夕之間。可見深造兼勿忘勿助。胡雲峰以有所持循為勿忘。以俟夫默識心通為勿助。固非蒙引以深造為勿忘。以道為勿助。亦不是也。

註有所持循本深造以道來。或云有所持循。單說以道非也。惟以道深造之故。能有所持循。若以道而不深造。何得有所持循乎。以道而深造之。則不是忘。亦不是助也。若有所持循。乃深造以道。方能如此。非工夫也。胡氏以註中此二句為勿忘助悞矣。

語類云資是他資助我。資給我不是我資他。愚按資之與居之取之一樣。當作我資他為是。

語類或問自得章文義莫有節次。否曰此章重處只在自得後。其

勢自然順下來。才恁地便恁地。但其間自不無節次。若是全無節次。孟子何不說自得之則取之左右逢其原。資取也。資有資藉之意。資之深。謂其所資藉者深。言深得其力也。如萬物資始資於事父。以事君之資。皆訓取字。

淺說資之深。未是應用時。但足以應用而不窮耳。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章

或曰詳說是博學中事。集註誇多闢靡四字。未嘗分貼。饒說支離。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章

服人養人自有實事。如張華之策。吳湯之於葛。是也。但事必本於心。故註原其心以為說。輔氏謂此章以心言非也。且此章與以力

服人章無異輔氏謂此章爲密亦不是上孟公私之分在力德二字此章公私之分在服養二字上孟之仁字卽此之善字也以善服人是以力假仁以善養人是以德行仁也上孟服字以人言以力德致人之服也此服字以已言以善去服人也以善去服人正是以力致人之服者蓋以力服人是假仁者正是欲以善取勝於人也以德服人是以德行仁正是欲人同歸於善兩章無異旨也存疑亦說得不明快或問直謂不當引彼釋此皆未識兩章之言一也

或云王伯行事尚有近似心則相去逕庭註公私小異句說得不嚴切愚按王伯之心固有天淵之隔然止於心之公私上分別所爭止這此子故云小異語意與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二句相類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亦此意也如或說將謂人禽相去逕庭孟子不當以幾希言乎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章

蒙引疑弑父與君尤爲不祥不當以蔽賢爲不祥之實存疑因謂弑父與君害止一時蔽賢害及無窮此孟子特以不祥歸之愚按天下之不祥至弑父與君而極矣蔽賢之害妨賢病國尚未至於篡弑也卽極其流毒之害而言亦不過篡弑而止耳若以害止一時害及無窮爲說則篡弑反輕於蔽賢耶須看本文開口一言字篡弑乃事之不祥也若言之不祥者則以蔽賢之言爲最初非謂

蔽賢之不祥甚於弑逆也。註前說自安蒙引之疑未當。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章

人物之異。人心虛靈而物昏塞也。君子與庶民之異。則以君子能存而民不能存耳。真西山以人能存物不能存為說。不知庶民去之。人不盡能存也。禽獸本昏塞無可存者。豈僅不能存而已。

集註而能有以全其性之全字。謂人心虛靈其性之得於天者全也。全字無工夫。

君子存之。聖賢俱在內。舜亦是君子也。蓋有安而存之者。亦有勉而存之者。舜之生安亦止是存之耳。集註云不待存之而無不存。及取尹氏說。則以舜為聖人在君子存之之上。不知君子聖人對

言則有分。如論語聖人吾不得見。得見君子斯可矣。是也。單言君子則該聖人。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君子修己以安百姓。堯舜猶病是也。此章以君子存之冒起。而以舜禹諸人實之。謂舜不是君子。不是存之可乎。以舜為聖人。不是君子存之。則文王孔子亦是聖人。孟子說君子存之。下文引諸聖人。却不是君子。則君子存之。句全無著落矣。或云註解存之以戰兢惕厲為說。舜是生安。聖人用不得此四字。故舜不是君子存之。不知舜雖聖人。未嘗廢敬。一則曰欽。再則曰欽。特其敬較自然耳。如何說不得戰兢惕厲。大全真胡陳氏皆傳會尹說非也。

存對去言。乃存亡之存。即註全其所受之全字也。存疑謂全其所

受之正方是存之說蓋如此如此則舜雖生安亦止是全之爾聖人亦是存之說頗直捷然與註不合觀註云知此而存之是以戰兢惕厲及云不待存之而無不存則正以戰兢惕厲爲存之存之以工夫言然存之以工夫言亦該得舜說舜雖聖人然精一執中未嘗不戰兢惕厲以存之也但工夫自然不費力耳明察二字似不必分淺深聖人之於理無有不盡其詳也且一身視聽言動之則一家閨門內外之職皆物也此亦甚切於身者孝經事天明事地察易明於天之道察於民之故明察初無淺深也舜是安行聖人非以仁義爲美而勉強行之然其心未嘗不自知其所行之爲仁義也張子云但知順理而行未嘗自以爲仁義仁

義之名但人名其行耳不知舜時雖未有仁義之名而未始無仁義之理此所云仁義乃以理言非以名言也孟子乃云舜所行自是仁義而非有意去行仁義非謂舜所行自是仁義之理而未嘗知有仁義之名也

陳新安云孟子謂行仁義正是存之之事而知未言所以註補之曰君子知此愚按孟子所云明察知也由仁二句行也如何說知未之言而待註補之耶且註君子知此之知在知行之知之前如大學知所先後之知在知止之知之前也蓋君子知此是知得幾希之理不可失至於用工夫處尚須格致誠正知行並進陳氏以君子知此之知卽爲知行之知而與行對說悞矣且云知之而後

存存之而後行。尤謬。據存疑以全所受爲存。則致知力行皆存之工夫。知至行盡。方是存之。謂能知行而後存可也。謂存之而後能行。何耶。依註存之以工夫言。則致知力行正是存之。不當云知而後存。存而後行也。

語類人與萬物都一般者。理也。所以不同者。心也。人心虛靈。包得許多道理。過無有不通。雖間有氣稟昏底。亦可克治使之明。萬物之心。便包許多道理。不過雖其間有稟得氣稍正者。亦止有一兩路明。如禽獸中有父子相愛。雌雄有別之類。只有一兩路明。其他道理便都不通。便推不去。人之心便虛明。便推得去。就大本論之。其理則一。纔稟於氣。便有不同。問幾希二字。不是說善惡之間。

乃是指這些好底說。故下云。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曰。人之所以異於物者。只爭這些子。釋氏云。作用是性。或問如何是作用。云。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此是說其與禽獸同者耳。人之異於禽獸。是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釋氏元不曾存得。

孟子曰禹惡旨酒章

艾千子所云。岐豐邇。邇邇。邇邇。乃以地言。始克商邇。卜世年遠。乃以時言。其說自是。呂晚村譏其粗鑿。非也。朱子所云。通人與事言者。初脫不得時地。人與事之遠邇。止於時地上。見人與事之在近地者。地之邇。在四海者。地之遠也。人與事之在目前者。時之邇。在後

世者時之遠也。

德盛仁至。不必依饒氏蒙引分貼。統言之。則曰德盛。切指之。則曰仁。至若必分貼。則將以文王節註不自滿。貼如傷。終日乾乾。貼未見乎。

語類聖人心如潮水上來。灣坳浦淑。一時皆到。無有遠邇。

蒙存謂不合。如子丑異建。文質異尚之類。在四事之外。愚按上四條事。原是泛說。所該者廣。不必云不合。在四事之外也。但愚說不合。卽在四事之中。與蒙引內所載一說云不合。正指四事。文視民如傷。公不拘武。不泄不忘。公有可親可畧者。不同周公於惡好。執用視望。不泄忘。固兼施之矣。但上四事無所不包。卽以善言論之。

文質異尚之類。何莫非言之所及。事事皆有中湯之執中。何所不包。至於民道遠邇。尤明文質子丑之類。不過民道遠邇中事也。惟惡旨酒。是事之無不合者。至於兼禹之好善言。而禹時之善言。在湯時爲中。在周時又或非中。商官少。周官多。爲不合。非湯執中公不執。湯無方。公有方。爲不合也。兼文如傷。未見而公施於民之事。或不同於文時之事。所本道見諸用者。或不同於文之爲爲不合。非文如傷。公不拘。文未見。公自信。爲不合也。兼武之不泄忘。而遠邇之事。有與武時不合者。非不泄忘有不合也。如此說。則不合卽在四事之中。較勝蒙存。至於蒙引所載不合。正指四事一說。惟講善言執中可用。其云惡旨酒有不合。不知禹自己惡。而致孝鬼神。

公祭祀賓客不絕旨酒而自已必惡何嘗不合乎湯無方何嘗廢親之賢周親賢並用何嘗非無方文如傷何嘗不佚道使民佚道使民何嘗非如傷善不疑當决行無妨於未見未見未嘗不善不疑當决行也不泄忘未嘗無親與畧可親可畧與不泄忘未嘗不合也蓋其說亦知不合即在四事中但說無方如傷等不合於理上說不去耳

此章歷叙群聖皆君子存之之事總註憂勤惕厲三句正發孟子之意存疑謂孟子說時未必有此意謬常存不死四字即就聖人說謂聖人理常存心不死也輔氏從學者看聖人說胡氏謂其與註異是矣且輔氏單就周公說尤失註

意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章

王魯齋云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集註曰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詩亡謂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也此朱子本程子楊氏之說趙岐未有此論也二說本甚密以之釋孟子之言妄疑其少疎也孟子之言實二經始終之要亦義理之所關也若謂夫子止因雅亡而作春秋則雅者自為朝會之樂春秋者自為魯國之史事情澗遠而脈絡不貫且孟子言王者之迹熄而詩亡非曰王者之詩亡也凡言詩風雅頌俱在其中非獨以為雅詩也是知迹熄二字包含有味然後二

四書經言
字承接有序所當涵泳而研究之若視為浮辭而刪節擺脫則情
間而理迂恐與孟子本意不無少舛惟河汾王氏窺見此意直以
春秋詩書同曰三史其義深矣愚竊意王制有曰天子五年一巡
守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自昭王膠楚澤之舟穆王回徐方之馭
而巡狩絕迹彘王方下堂而見諸侯如敵國矣而政教號令固已
不及於天下而諸侯亦豈有陳詩之事哉民風之善惡於是不得
而知也宣王復古僅能會諸侯於東都二雅雖中興而諸國之風
亦無有也諸國之風既不得而知今見於三百篇之中者又多東
遷以後之詩無乃得之於樂工之所傳誦而陳詩之法則不舉久
矣至夫子時傳誦者又不可得益不足以盡著諸國民風之美惡

然後因魯史以備載諸國之行事不待褒貶而善惡自明故詩與
春秋體雖異而用則同說春秋者莫先於孟子知春秋者亦莫深
於孟子而後世猶有未明其義者愚每讀至此未能釋然乃因爲
之辨

春秋因王迹熄而作蓋平王之時政教號令不行於天下則三綱
淪九法斃矣春秋之作始於隱公正平王四十九年也其不以平
王初年而以四十九年者春秋魯史自以魯公即位之年爲始而
隱公即位正平王四十九年且平王末年失道尤甚也其曰詩云
然後春秋作者王迹熄而朝會燕饗不行無復有雅詩亡由迹熄
故言詩亡以見迹熄也王魯齋乃云若謂夫子止因雅亡作春秋

則雅爲樂春秋爲史事情濶遠而脈絡不貫不知朱子所謂夫子因雅亡而作春秋者蓋春秋因王迹熄而作王迹熄則詩亡詩亡由於迹熄非止曰詩亡而春秋作也王迹熄而詩亡春秋所以作耳詩亡根迹熄來因雅亡而作春秋脈絡有何不貫如王氏以詩亡爲風亡則詩是民間之風春秋記諸侯之行事未免事情濶遠而脈絡不貫爾據王氏云昭王穆王巡守絕迹諸侯不陳詩民風不得知今三百篇中東遷後詩乃得之樂工傳誦至夫子時傳誦者又不可得益不足以盡著諸國民風之美惡然後因魯史備載諸國之行事不待褒貶而善惡自明如王氏說夫子止因詩亡而作春秋非因迹熄而作春秋全不見夫子作春秋以維王迹之意

而孟子王迹熄之言爲贅矣豈知作春秋以維王迹非以續詩乎且惟迹熄而雅亡非迹熄而風亡也國風多東遷後之詩以迹熄爲政教號令不行於天下固迹熄而風自存以迹熄爲巡守之迹絕亦迹熄而風自存也今日王者之迹熄而詩亡可見是雅亡若風則迹熄時未亡也惟雅亡而春秋作故春秋所記皆雅亡後之事若風亡而春秋作則春秋所記何以皆風未亡以前之事乎且王氏云因無風不足著民風美惡而作春秋則春秋當著民風美惡乃所記皆會盟侵伐無一字及民風也卽王氏亦云載諸國行事旣曰載諸國行事非著民風美惡可知與風亡有何關涉乎且云因魯史以備載諸國之行事不待褒貶而善惡自明尤失春秋

四書精義
之旨。夫子作春秋，所以異於魯史者，正以其褒貶予奪，史外傳心。大義數十，炳如日星。夫子所云其義，丘竊取是也。若無所褒貶，止載諸國行事，則魯史具在，何用夫子作耶？上孟好辨章云：世衰道微，云云。孔子懼，作春秋。則作春秋，由於世衰道微，亂賊交作。世衰道微，亂賊交作，正是王迹熄也。作春秋，所以維王迹，為世道計，非以續雅也。雅亡於迹熄，春秋因迹熄而作，正當雅亡之時，故孟子云：然耳。作春秋以維世道，何等明白正大。若云因風亡作春秋，則夫子本意，僅欲著民風美惡，何關於世教乎？或云：作以屬筆之時言，非指托始平王之四十九年言也。愚按：雅亡於平王，春秋始於平王，則所云詩亡，然後春秋作，乃謂雅亡而

春秋始於平王也。作字以托始於平王四十九年言，何等明白的確。若以屬筆時言，不得云詩亡，然後春秋作矣。蓋雅非亡於夫子時也。或又用呂成公之說，詩亡以風言，平王時王風不復，雅然雅亡，風未亡，清議猶凜凜焉，擊鼓之詩，以從孫子仲為怨，則亂賊之黨猶未盛也。無衣之詩，待天子之命，然後安，則篡奪之惡猶有懼也。變風終於陳靈，而詩遂亡。夏南之亂，中國不討，而楚討之，中國無人矣。春秋所為作，與據呂說，則作以筆削春秋之時言，非謂春秋之所始也。然孟子云迹熄而詩亡，以雅言方說得去。若風則東遷之後，居多迹熄時不亡也。且云因風亡於陳靈，而作春秋，何以春秋不始於陳靈之時，而始於平王也。夫禮樂征伐，不自天子出。

而雅亡。雅亡何等關係。若風亡。不過民俗美惡無所考已耳。何必因之作春秋乎。若云風存則清議存。風亡則清議亡。故風亡而春秋作。不知春秋爲亂賊而作。觀好辨章可見。非因無清議而作也。夫亂賊篡弑。天下之惡極矣。孔子所爲懼也。若以擊鼓無衣二詩。爲黨猶未盛。惡猶有懼。爲清議尚存。是不以篡弑爲極惡。而以人猶知非之。爲禮義尚在也。况州吁弑君。諸國與之。擊鼓之作。憚於南行耳。未嘗以弑君爲非也。何得云黨猶未盛。若無衣之詩。朱子謂其倨慢無禮已極。而王之不加誅討。爲人紀絕矣。何得云惡猶有懼。而以此詩爲清議猶存耶。且以擊鼓之詩爲風未亡。清議猶凜凜。春秋可不作。至風亡於陳靈。而春秋以作。則州吁之事。春秋

何以載之。詳且嚴耶。雅作於朝廷。王室衰微。天子不復有禮樂征伐。朝會燕饗。則不復有雅詩矣。故迹熄而雅亡。若風則民俗之歌謠。不問盛衰。無時無之。風無有亡時也。特散佚不傳。則有之耳。諸家見三百篇中。無夫子時詩。遂謂風亡於夫子之時。不知夫子卽古詩三千。刪爲三百。蓋就昔人成書而刪之。無緣雜以當身時之詩也。詩刪於夫子之手。故國風皆夫子以前之詩。夫子時民俗豈無歌謠。當時亦豈無傳誦之者。特以其詩當夫子之時。故不入三百篇中。夫子歿後。無有編輯之者。而遂散佚不傳耳。謂風亡於夫子時。謬矣。陳新安謂平王後事始載於春秋者。始載於孔子之春秋也。存疑。

非之悞矣。陳氏豈不知雅未亡時，魯已有春秋耶？黍離作於大夫，與民勞板蕩諸詩何異，而不得與於變雅之列，何也？蓋作於王朝者為雅，朝會燕饗之詩是也。王朝有制作，而傷亂思治之詩附焉。以變者附於正雅之後，故亦得為雅也。若東遷後，王朝絕無制作，惟有大夫行役與民間之詩而已。王朝無正雅，則變者無所附，故為風而不得為雅。非夫子貶之，亦非變雅尚刺，非追正悼流反源，而黍離氣象萎蕩，如蒙引之說，蓋黍離一詩與變雅初無優劣也。觀好辨章及此章，夫子因世衰道微，王迹熄，而作春秋。平王東遷，正是世衰道微，而王迹熄也。則作字非指托始平王，而何若夫子

屬筆之時。乃哀公之世，世衰道微，而王迹熄已二百餘年於茲矣。作若指屬筆時，孟子不應云世衰道微，王迹熄，而作春秋也。說約既以詩亡為雅亡，而又謂作以屬筆時，言則雅亡去孔子時二百餘年，何云詩亡然後春秋作耶？

好辨章及此章二作字，與綱目敬王三十九年孔子作春秋作字一樣。猶著書之著字也。但綱目以著書屬筆之時，言則曰敬王三十九年作春秋。孟子以著書所托始之時，言則曰世衰道微，王迹熄，而作春秋。說約以綱目敬王三十九年作春秋為即此章作字，謂亦以屬筆時言悞矣。其義春秋中予奪之義也。存疑說確。蒙引云義即王者之法，蓋用

大全蔡氏之說也。然云春秋予奪之義皆以明王者之法。則是謂義即王者之法。却未當也。

竊取。註云謙辭。確甚。饒氏云。孔子以匹夫行天子賞罰。故自咎。乃胡氏罪我之說。非竊取之解也。

孟子曰。君子之澤章。

五世而斬。亦大槩就德業之可見者言。若聖人德高業崇。不在此例。孟子言此。謂已與孔子猶在五世之中。其澤猶存耳。非謂孔子五世而斬也。

孟子曰。可以取章。

本文三段。本平說。註云。固與反者。以三者有過不及之分。故如此。

說初非重下二段也。蒙引說非。

與所不當與。非惠之正。便傷惠矣。不待於當與時。無可與。而後傷惠也。信如程子說。則財贍足者。便可妄與乎。

或曰。林氏以公西華為傷廉。特借以為例。實乃其母受之。非華之過也。

孟子以取為傷廉。與傷惠傷勇。非一例。蓋孟子於傷廉。舉不及一流說。於傷惠傷勇。舉過者一流說。三項各自為說。不拘一例也。若云可以辭。可以無辭。辭傷廉。則與下二段一樣矣。過辭之傷廉。如原思是也。

或問於聖人人倫之至章。既取伊川道無無對之說。於此章又取

明道義無對之說。二說不同。豈容兩是。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義便與利對也。朱子答吳伯豐書云。義不當偏與死爲對。而可別與不義爲對。則愚說可用。

逢蒙學射於羿章

達說是亦羿有罪。包有自取意。但未可用。出下引公明儀。極有味。不是引他說無罪。正要辨他說有罪。公明儀。魯賢人也。宜若二字。極斟酌。曰薄乎。二句皆是發明公明儀宜若二字。不然曰字云爾。字說不去矣。况孟子累引公明儀之言。皆是取他。此乃引其短處。而辨之乎。此雖無大關涉。亦不可不知。此章說取友。次節引孺子事。見羿不能如孺子之取他。非謂羿不

能如他之端。而取端人也。蒙引以類聚群分爲說。謂羿之罪。在自家不善。故不得善人。似是說羿不若他之端。而取端人矣。要之羿不能取友。亦緣已不善。故不能取善人。蒙引雖推深一層說。總是不能取友耳。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章

惡人對西子言。本謂貌之惡者。故註以醜貌釋之。或謂惡人以行言。註不當以醜貌訓惡人。悞矣。惡人若是行之惡者。則必須改行從善。方可。豈僅齋戒沐浴。便可祀上帝乎。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章

語類故只是已然之迹。如水之潤下。火之炎上。潤下炎上。便是故

四書集註 孟子
也。父子之所以親。君臣之所以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皆有箇已。然之迹。但只順利處。便是故之本。或問天下之言性。伊川以爲言天下萬物之性。是否。曰。此倒了他。艾勢只是云。天下之言性者。止可說故而已矣。如此則天下萬物之性在其間矣。問故者以利爲本。如火之炎上。水之潤下。此是故。人不拂他潤下。炎上之性。是利。曰。故是本然底。利是他自然底。如水之潤下。火之炎上。固是他本然之性。如此。然水自然潤下。火自然炎上。便是利。到智者行其所無事。方是人之得自然底。從而順他。問南軒說故作本然。曰。如此則善外別有本然。孟子說性。乃是於發處見其善。按朱子不取南軒故作本然之說。則語類故是本然底一條。本然

當作已然。本然之性。當作已然之迹。方安。

此章集註頗難看。首云。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也。則性以吾心之理言。而下又云。事物之理。次節云。天下之理。末節云。事物之近。總註云。事物之理。又次節云。永得其潤下之性。以性字屬水講。則此章性字。明明以事物之理言。非以吾心之理言也。性字從心。從生。本以吾心所具之理言。此章性字。却只當理字說。雖吾心所具。卽是事物之理。原無有二理。然以理之在吾心者說。與以理之在事物者說。語意各有所指。若云。此章性字。以吾心之理言。則當云。吾之性。本利順仁義禮智。皆性也。則皆利也。而世之爲智者。不利而鑿。則失了吾心智之性矣。如此方說得去。不應首以人物所得。

四書精義
以生之理言而下文又以事物之理爲說以事物之理爲說則不以智爲性而以智者所循事物之理爲性也蓋性以吾心之理說則是吾心之理本皆利順不當云天下之理本皆利順也禹能盡其智之性故能行所無事不當云水得其潤下之性也三節註云事物之近豈有不得其理者及總註所云尤爲明白性以事物之理言無可疑者集註人物所得以生之理句似不必用當云性者事物之理也則無疑矣
集註以人之善爲說語類以情爲故四端之說則此章性字卽性情之性不應又云事物之理殊爲矛盾蓋旣以性爲事物之理則非性情之性也

此章依愚說性以事物之理言則講首節當云天下之事莫不有理然理無形而難知觀其已然之迹而已凡大而君臣父子小而事物細微莫不有已然之迹見諸行事之實者是也然故有順有逆必以利爲本父慈子孝家齊國治乃自然之故也若不孝不慈不齊不治則非自然之故不可以爲事物本然之理矣
或疑性字從心從生如何竟作理字說曰性者人心之理也以其只是此理故事物之理亦可云性若性之本義則理字不足盡之須云心所具之理也
此章性字以吾心之理言亦無碍但不可又云事物之理旣云人物所得以生之理又云事物之理則矛盾難通矣若以吾心之理

言則當云吾心之性本利順智即性也須要利順不可如世之爲智者以鑿而自失其性也如此說方無病要之此章性字以吾心之理言亦可以事物之理言亦可但不可夾雜來說耳

蒙引中有一說云不必專就處事說則此章爲當時異端言性者發如異端之流不以性之已然利順之迹言性而以性爲不善鑿者立說之鑿也告子荀楊輩之論性皆鑿也如此說則以言性言字爲主說亦可通但須通章皆主此說不可將立言處事並說以首節爲立言次節爲處事則不安矣細玩本章語意就處事說爲是觀次節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以行言可見蒙引云註但曰因其故而求之未見得專就處事說不

知因其故而求之便見得事物各有自然之理而當循之以行矣註正以處事言也

集註云日至之度可坐而得得止是筭得來也金仁山說自是蒙引非之悞矣

淺說千歲是大槩言其久耳上古日至豈止千歲耶

公行子有子之喪章

公行子父死故公行子有子之喪也

蒙引云使孟子同位同階言不言未可知愚按出弔於滕不與之言豈同位同階便與之言乎且階可同位則一人各有一位何可同也蒙引又云不用歷位踰階而與言者何限不知與言即不踰

階。未有不歷位者也。

朱子謂此章以朝廷之禮爲重。或云孟子本意不與右師言。但借禮以折之。二說不同。愚按觀出弔一節。則孟子本鄙之而不與言。朱子專以不敢失禮爲說。似未安。但云借禮以折之。則引禮不過託言。亦覺未當。愚意孟子本不與右師言。而此時禮又不得與言。聞右師之言。不便說出鄙之之意。而但引禮以折之也。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章

朱子謂此存心與存其心不同。極是。蓋此之存心。未便是君子也。以仁禮存心。則是君子。以不仁不禮存心。則是小人矣。若存其心。則是君子。小人則不知存其心矣。

語類問以仁存心如何。下以字曰不下以字也。不得呂氏云。以此心應萬事之變。亦下一以字。不是。以此心是如何。問程子。謂以敬直內。則不是矣。何也。曰。此處又是解直方二字。從上說下來。敬以直內。方順以敬。則不順矣。

朱子存心只是處心。說甚是。蒙引謂其說存字太輕。悞矣。以仁禮處於心而不忘。未嘗輕也。

以存心爲只是存之於中。愛敬方是施於外。固不是。存疑謂存心兼內外說。亦未透徹。人之所以應事接物者。心爲之也。以仁禮存心。謂心常在仁禮上。待人必愛必敬也。蒙引云。此仁禮正指用上說極確。

蒙引云觀下文不見得存於中而後施於外又云仁禮正指用上說非謂以仁禮存心而施於人則愛敬也蒙引此數語好此外數條皆說先以仁禮存心而後能愛敬俱不是分別觀之陳新安云存謂存之於心爲與行謂行之於身非是存疑云非仁無爲非禮無行正是存心事極確

註仁禮之施句非謂存於心而後施於外也淺說云施字對驗字說不對存字說極確蒙引疑此註太叮嚀非矣存疑又謂此二節起下自反註施驗二句覺贅不知註施驗二句乃隨本文而解其義非有加於本文之外也且未嘗不可起下自反施與驗如此理之常也若夫橫逆之變君子必自反如此起下自順非贅也

淺說以仁禮存心意該三自反不是先存於心到下文方說仁禮之施也施字是對驗字說不是對存字說

輔氏以強暴貼橫不順理貼逆不若饒氏說好

難者以是橫逆橫於胸次而爲之戚戚也卽下節無一朝之患患字也自反乃修己實學非以橫逆橫於胸次而戚戚也蒙存云前面必不仁無禮不忠還是爲他難悞矣且難卽患也若以自反爲被他難則是君子有患矣

淺說無一朝之患患字以憂患言如有一朝之患患字以禍患言二患字不同

君子有終身之憂註云無後憂甚可疑存疑謂是解無一朝之患

然何以不曰患而曰憂。或云憂字乃患字之悞也。然何緣著一後字。無一朝之患。所患則亡矣。乃以當下言。非無後患也。玩註意。後憂謂橫逆之類。君子存心不苟。故後曰無之耶。然君子存心不苟。亦不能無橫逆。觀本章可見。且如此說。於本章有何關涉。若不如。此說以為解無一朝之患。又不相合。甚可疑。

禹稷當平世章

存疑云。二孔子賢之。是記事者。因孟子之言。先置此。愚按首二節。乃孟子所述。而後以己意斷之也。子產聽鄭國之政。二句亦然。存疑心者。道之所從出。說極確。足正蒙引把心當道之非淺說。仍依蒙引以心當道云。同道不以心言。則註中其心一而已矣。與總

註心無不同四句無著落。不知言心乃明道之所從出也。何無著落。若以心當道。則註云心無偏倚。又云各盡其道。既言心。又言道。反不合耳。

或云禹稷非偏於救民。顏子非偏於脩己。故孔子皆賢之。非一則專賢其憂民。一則專賢其樂己。如陳新安一屬用世。一屬避世。便似孔子當日語意偏而不全。愚按孔子賢之。賢其當憂而憂。當樂而樂也。當憂樂而憂樂。則其不偏於憂樂可知。此孟子於孔子賢之。看出同道來。故謂孔子賢禹稷憂民。顏子樂己。便知禹稷非偏於憂民。顏子非偏於樂己。則可謂孔子賢禹稷不偏於憂民。顏子不偏於樂己。而非賢禹稷之憂民。顏子之樂己。則謬矣。或又謂顏

子非避世愚按新安所云避世對用世言以其不仕故云爾豈真謂顏子同於沮溺哉。陳新安釋地任二字乃解集註之意也。其實有官守亦可云地。孟子止云地便明。或曰今有節救之二字不宜畧言同室有關者不可不救。雖被髮纓冠而往救之。是進一層說。猶言雖急救之亦未爲過也。若不如。此體貼便似下文救之二字犯複矣。鄉鄰句五字下無救之二字。便見不必救意。楊龜山云墨子之心無他。蓋亦施不欲狹。濟不欲寡而已。但不當其可耳。愚按墨子之罪不在施不當其可。乃在於愛無差等。同至

親於路人也。若不任其職。而以爲已責。則是不當其可耳。人誠厚於其親。而又推此心以濟世。則雖不當其可。初與墨子不同也。楊氏謂禹稷之所爲不當其可。則是墨子非也。禹稷只急於濟世。未嘗視世人與已親一樣無分別也。

曾子居武城章

說約按趙註行謂左右曰。往者先生嘗從門徒七十人。舍吾沈猶氏。則或卽其家。不然亦同族也。否則當無奇姓。而又偶同如此耳。陸九齡調典國教授。未上。會河南茶寇剽廬陵郡。請九齡主義社。以備寇。或者以爲與曾子異。九齡曰。吾居鄉講授。自窮約之分。今求仕爲祿養。今之官。乃吏按銓格而與之耳。異乎曾子之爲師也。

今又遲次居鄉老母年且八十家累過百人去將焉之子欲使吾自附於分位不同之曾子而甘家之禍忍鄉之毒縮手於所得爲之事此奚啻嫂溺不援者哉按九齡之主義社乃桑梓之地義所當然若九齡在興國而有寇則不必如此矣曾子乃南武城人非武城人也特設教於武城大夫之家耳故武城有寇則去若是武城人則義不當去矣

齊人有一妻一妾章

或曰此章正意在末節齊人一段特叙事體耳求富貴利達與儲子之問有何干涉吳氏程謂因儲子有矐夫子之語遂發矐良人一段是一章非也

終

四書緒言

新安孫 瑯詒仲著

孟子

萬章章句上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章

怨慕二字相連怨則必慕輔氏又字一轉看作兩截非是或曰史記觀內外之說不足信使堯果不知舜必別有以試之如所云詢事考言者是也安有未審其人之賢否而漫以女妻之者哉朱子云夫婦之間隱微之際觀人者於此尤切究竟泥看了史記不思書言觀刑在試哉之下克諧之後言既試而後以女妻舜

也。蔡氏書傳看試字亦沿朱子皆誤。

或曰事舜於畎畝之中。非事於歷山耕田處。蓋舜徵庸已在位。爲其自畎畝來。故云如舜發於畎畝之中意。

或曰胥註云相視也。與詩聿來胥宇於胥斯原。胥字義同。又爾雅胥皆也。胥天下而遷之作。一句讀言堯將舉天下而禪於舜也。或云始使之爲相。共視天下。終使之爲君。禪以天下。將胥字遷字分作二事看。割裂句讀。今正之。

蒙引謂帝使節以迹言。天下之士節以心言。愚按帝使至遷之所。謂人悅之好色富貴也。如窮人無歸。所謂不足解憂也。下節特就上節而申言之耳。如窮人無歸心也。非迹也。天下節又卽其心推

之也。

心無一毫私欲。方能盡性。惟無私欲而盡其性。故能惟以不順親爲已憂。總註意如此。輔氏云。心有一毫物欲之累。而於親有不順。則於性有不盡處。未得註之意矣。心有一毫私欲。便是不能盡其性。故於親有不順。不得云於親有不順。則於性有不盡。蓋順親由於盡性。非盡性由於順親也。

萬章問曰詩云章

集註載程子說云。堯妻舜而不告者。以君治之而已。如今官府治民之私者亦多。及考論孟精義。則程子說原不如此。集註程子說乃朱子所改也。程子本語云。堯命賡使舜娶。舜雖不告。堯固告之。

四書集注卷之五
矣。堯之告之也。以君治之而已。今之官府治人之私者亦多。按程子此說。與孟子全相反。孟子明云。帝不告。而程子云。堯告之。何耶。且如程子說。則所謂以君治之者。乃以君命壓瞽。脅以不得不從之勢也。夫欲妻其子。而以威脅其父。堯將何以處舜。集註雖用程子以君治之之語。而改告之為不告。與程子本語之意全別矣。集註所改程子之說。云以君治之者。君父並重。帝以君行事。不必告。瞽亦自可行。蓋以君治之。故不必告。瞽非以君治之。而不容瞽之不聽也。輔氏說甚謬。帝若以君命治之。不容瞽不聽。便當明告。瞽矣。帝知舜必不背父。而從君。告而瞽有違言。則舜必從父命。而不得妻矣。故不告。乃帝委曲以全舜之孝。非以勢壓瞽也。輔氏大

失朱子改程說之意。孟子云。帝知告則不得妻。以帝不告之心言。集註云。以君治之。可不必告。以帝不告之事言。

古史蘇氏轍曰。四岳之薦舜曰。烝烝乂。不格姦。姦之稱舜曰。夔。夔齋栗。瞽瞍亦允若。則舜之為庶人。已能順其親。使不至於姦矣。父子相賊。姦之大者也。豈有既用之。而猶欲殺之哉。

仁山金氏曰。瞽欲殺舜。在初年之間。堯舉舜。則在克諧之後。史記反覆重出。而莫之辨。固也。然孟子當時。不辨萬章之失。何也。蓋孟子不在於辨世俗傳訛之迹。而在於發明聖人處變之心。務使學者得聖人之心。以推天理人情之至。則其事之前後。有無。皆不必辨矣。

程子云象以殺舜爲事。堯奚爲不治。蓋象之殺舜無可見之迹。發人隱匿而治之。非堯也。愚按象之傲在於舜未徵庸時。其罪堯不得知也。及舜徵庸。則象已不格。姦此時初無殺舜之事。故堯無緣治之也。萬章之云。特傳聞之謬耳。若果有此事。則焚廩掩井。其迹彰彰。何得云無可見之迹乎。

或問所載林氏說。直以焚廩掩井爲真。有此事。殊悞。

古史得舜事之實。金仁山得孟子論舜之心。

汝其於予治。蒙引之疑甚好。存疑謂止。是使爲看視。而以蒙引之疑爲太深。非也。但蒙引謂孟子欠精細。又云。孟子之論似贅。則未當。孟子意在明聖人之心。不論其事之有無也。觀此數章。將聖人

心事說得如青天白日。無一毫私曲。真足垂教萬世。豈可少乎。

憂喜以常情言。不必如南軒說。以象疾舜爲象之憂。若如此說。則憂喜二字一例。象以舜死爲喜。舜亦從而喜之乎。

蒙引謂校人出云云。不專指悠然而逝一句。愚按校人以子產云。得所爲不智。得所正指悠然而逝也。許氏說自是。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章

說約萬章問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猶云在他人之不仁則誅之。在弟之不仁則封之也。意亦頗重。流毒有庠處。但此節方言兄弟至情。不容不封。自不暇爲不暴有庠作辨。必俟下再問而後解之。然解不暴有庠處。仍是說親愛其弟處。則筆底曲折直如化

工亦有不期而然之妙矣。

淺說可怒不怒初無怒之可藏焉。可怨不怨初無怨之可蓄焉。蒙引云使吏治其國舜當時只托欲常常而見之意行之終不顯其迹。愚按使吏治其國有二意。一則使不得暴彼民。一則欲常常而見。孟子說本明如蒙引說便似舜非真欲常常而見但托此意行之殊未足。

存疑云欲使象無吏事之拘得常常而見之故象得以源源而來將使吏治其國意說在欲常句內不若達說云舜愛弟之心無已欲常常而見之故使吏治其國使象無政事之拘得以源源而來也。將使吏治其國意說在故字之下為得。

不及貢以政相連存疑說甚好。達說云不及諸侯朝貢之期無時而不見也。不以政事接見有庫之君無事而亦見也。分無事無時說似將貢政看作二項非是。不及貢以政句存疑說固好。但註云不待及諸侯朝貢之期而以政事接見有庫之君看而字一轉則政字似不屬朝貢說。愚意不待朝貢之期而托咨訪政事之名以接見有庫之君也。如此說亦似可通。

咸丘蒙問曰章

丘蒙雖引孔子之言而其意中未曉然於時人之說之謬。觀下節再問可見不必如蒙引所疑。謂解為君不得以為臣。接下文其容

有蹇云云俱貫不去也。蓋君不二句皆時人之邪說以附會臣父之事。而又假孔子之言以証之。其引子言重在見臣父之事之確。不重辨臣父之非。未嘗語意不貫也。時人引此二句是附會臣父。故未節云除非作如是解耳。若以此為責舜之言則其理正大。又何以見得此語本意是云父不得以不善及子。如未節所云耶。卽此語本意是說父不得以不善及其子。而時人誤解為不可以父為子。正足明臣父之非。孟子當取之而不必另自為說矣。且如蒙引云不可以父為子。則此乃平常道理。凡人皆能之。何必盛德之士方能之耶。為此二語意正在臣父而以盛德之士為說。意謂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事耳。

語云之語時人之語也。盛德至矣矣乎皆時人語而蒙述之末云此語誠然。正應語云語字也。盛德三句作古語而時人引之以附會臣父亦可。卽作時人之言亦可。盛德三句卽古語却是時人所引。語云語字正是時人之語。非古語也。或以語云語字作古語。該下盛德之士三句乃丘蒙所引。舜南面而立以下方是時人之言。而蒙述之悞矣。集註云語者古語也。當云語者諺語也。方安說約孫奭疏曰蒙問諺語有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之父不得而子之。今舜嚮南面云云。然未知此諺語實如是乎。解只平易如此。亦覺與末節是為父不得而子也相應。蒙引乃云雖士盛德必不可屈君為臣。屈父為子。多方辨析而淺說達說靡然從之。未免

四書綱目 卷之九
論悞後人

是二天子存疑。駁蒙引之說是矣。然如存疑說亦未妥。存疑以堯死而天下爲服三年喪。則堯坐定一箇了。而舜又是一箇。所以云二天子也。然使堯禪位於舜。舜爲天子而已。爲太上皇及堯死而帥天下服三年喪。自理之不易者。又安可謂二天子耶。存疑駁蒙引云。舜已爲天子。堯既死。以天子待之。何以見是二天子。而其自爲說。却與蒙引無異。愚卽以其駁蒙引者。轉駁之。存疑其何以解。須知孟子此段。句句與堯帥諸侯北面而朝。句對照。蓋其意以爲舜既爲天子。而堯帥諸侯北面朝之矣。及堯死而天下又爲堯服三年喪。是堯在而舜以堯爲臣。舜固一天子。堯死而舜又以堯爲

君。堯又一天子也。非二天子乎。蓋使舜受堯禪爲天子。而尊堯如後世太上皇之禮。則舜有天下受之。堯仍率天下而尊堯。是堯命舜爲天子。舜非與堯並爲天子也。堯死而帥天下服喪。何害。惟如丘蒙之說。則是二天子矣。舜既爲天子矣。句當解云。舜既爲天子。而受堯之朝矣。方妥。蓋承丘蒙之語而言也。存疑有一本云。孟子此辨未安。但未敢非之者。是存疑亦自知已說爲未當。而求其解而不得。故疑孟子爲未安也。必如愚說。孟子之意始明。莫大乎尊親之尊親。尊其親爲天子之父也。與以天下養相對。若諸侯大夫當不得此尊親二字也。惟尊親以爲天子父言。故云莫大。

四書總論 孟子卷九
孝以尊養爲至。乃論其事。非論其心也。爲天子父。以天下養。是尊養其親到極處。更無以加矣。故孝莫大乎此。卽孝子之屈於分而克盡其孝者。未嘗非孝之至。但孝之至。其事莫大乎此。爾非謂必如是尊養。方爲孝之至。不然。便不可爲孝也。若謂孝子之至者。分雖不可必。而必有尊養其父爲天子之心。是莽操矣。卽舜於田時。亦初無是心也。此處人多誤解。
淺說觀夫舜受堯禪。貴爲天子。尊其父爲天子之父。尊之至也。養其父以天下之祿。養之至也。此舜之所以爲至孝。而可爲法於天下也。詩曰。人能長念孝思而不忘。則可以爲天下之法。則其卽舜尊親養親之至之謂也。

或云尊養中。須見終身慕父母之意。單就尊養說者。非。引詩以永言孝思。爲証。指其思也。正言其慕也。下引夔夔之敬。是也。愚按。謂尊養中。須見慕親意。此說無害。但云單就尊養說者。非。則未當矣。舜之心。必欲尊養其親到至處。而後無憾。其尊養。正是舜慕親之至情。故孟子卽以尊養爲孝思。蓋尊養卽慕也。若以思爲言。慕則上截言舜之尊養。引詩言舜之慕。引詩又是一意矣。豈知引詩止是証上文。此之謂也。卽指尊養言。非另是一意也。時說有云。舜之孝思。不在尊養之文。蓋亦如或說。不知尊養雖在外。而必欲尊養其親。正孝思之獨至也。未有離事而言心者也。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章

行事二字註極分明。蒙存以出身加民爲說。殊欠分曉。蒙引就主祭治民分行事以誠敬之心。主宰之地爲行。不知行以行言。不以心言。且與事有別。不得以主宰是事之心爲行也。事之屬吾身爲行。孝弟忠信之類。吾身之所行者是也。事之及於天下者爲事。禮樂文章之類是也。主祭治民俱屬事。行事之分如此。蒙存未免蒙混。蒙引云。措諸躬行謂之事。躬行二字誤。當作天下。語類只陰陽和風雨時便是百神享之。故曰天也。天之天以理言。蓋以民心決天命也。或云不之堯之子二句。四之字非天下能歸舜。此處俱是天。所謂莫致而至。莫爲而爲。

卽此可見。愚按如或說是以此天字與相堯二十八載之天字一樣。以氣數言。民心之向背。民全不能自主。一聽氣數爲從。違非天視自我民視之理矣。豈知天命視乎民心。不當云民心由於天命也。民心之歸。歸仁也。民心之去。去不仁也。此一定不易之理。何得以民歸爲莫致。莫爲乎。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章。

孟子以民從禹爲天與賢。民之啓爲天與子。可見民心所歸卽天之所與。與賢與子之天與上章天與之天。一也。惟次節二天字。以氣數言。與上章相堯二十八載天也之天同。蒙引謂此章天字。全是天意之天。與天視自我民視之天不同。非也。

此二章皆以理而兼數說。天與之之天。理也。相堯二十八載之天。氣也。此章民從禹是天與賢。民之啓是天與子。理也。至所以從禹之啓之故。出於子賢不肖。歷年久遠之異。則由於天氣也。天與賢。天與子。正意只在首節。民從禹之啓上見得。次節之天。又是推民所以從禹之啓之故。而歸之於天。亦可以見天與。天與內原兼理氣二意也。存疑云。次節是說民從舜禹而不從益之故。其說極精。或竟以次節爲正是天與賢與子。非也。與賢與子。正義在首節。賢不肖乃清濁偏正之分。故朱子以此爲命之在內者。然孟子以子之賢不肖爲天。正是說命之在外者。蓋賢則能有天下。不肖則不有天下。或賢或不肖。皆天爲之。所謂厚薄修短之命也。

或問謂舜禹益於其君之老奉命以行事。未嘗攝位。愚考之書。爰終於文祖。分明是攝位也。其論舜禹益之避理極精。所謂舜禹益迫於天命人心而不獲已者。蓋舜禹本意欲歸其位於嗣君也。蒙引謂及天下不吾釋。則從容而就。何不得已之有。悞矣。所謂益則求仁而得仁者。乃借用論語成句。言益則欲歸位於啓。而得以遂其本心耳。非正用論語之義。而以避爲仁。受則不仁也。蒙引說未是。舜禹之避。恐未必有是事。書經既不載。况堯老舜攝。受終文祖。堯在時已定矣。堯死而又避之。殊不可曉。若益或止行相事。禹未嘗有禪位意也。孟子所云避及薦益之說。恐未確。

焦漪園云舜禹之避以待胤子之遷居宮是篡孟子已下註脚益
避則如伊尹復辟告歸罔以龍利居成功也愚按焦氏此說蓋以
舜禹近於偽讓而益避尤無謂故為此說也然愚直疑此事非確
或云朱均能不與舜禹爭上成父之禪下成相之賢特不肖父之
神聖非桀紂等也愚按書云無若丹朱傲云云其不才已明不必
曲為回護

子賢不肖非謂堯舜以故與賢而禹以故與子乃謂民之從賢從
子由於子賢不肖之分若云二子不肖故堯舜不與天下啓賢故
禹與以天下非孟子意也孟子以有天下由民歸不關堯舜禹之
與不是說父因子賢否異而或與或不與乃是說民因子賢否異

而或從或不從也但考之於書堯舜原以舜禹賢而子不肖故傳
賢禹以子賢故傳子非堯舜禹無心而止聽民之向背以定天位
也孟子之說理雖好而事恐未的

父有天下傳之子理之常也堯舜以子不肖故傳賢處變之權也
禹之子賢則自當循其常而傳子矣愚此說極淺近而確不可易
如孟子天與賢天與子之云則傳天下大事豈有聖人生前不預
定而聽之身後民心之向背者乎且虞夏受命見於書者詳矣而
孟子之言為書所不載可見其無據也且啟本賢自當傳子乃舍
啓而薦益禹薦之而益又避之俱似不情至韓退之又為憂後世
之說亦不是天下自當傳子而啓又可傳故傳之耳豈因憂後世

而然哉

外丙仲壬二句存疑云當從程子蒙引說是然蒙引云丙壬不言死亦可太甲差長之說未盡未嘗專主程說也愚意當從趙註若丙壬未立如程說則丙壬原是庶子不當立太甲之立自是當然不因丙壬年少而後得立也何必說此二句乎或又云湯崩時丙壬方二歲四歲亦無九十七九之時尚生子之理以本文考之此二句蒙太丁未立而蚤死則外丙亦應二歲而死仲壬四歲而死故立太甲也然丙壬庶子即不早死太甲嫡孫自當立丙壬早死與太甲之立何干此二句不幾贅乎觀語類或問亦是以趙註為是也

語類問外丙二句兩存趙程之說則康節之說亦未可據耶曰也怎生便信得他。問二說孰是曰今亦如何知得然觀丙壬必是立二年四年不曾不立如今人都被書序誤書序云成湯既沒太甲元年故以為丙壬不曾立不知書序是後人所作豈可憑也。或曰人每以丙壬之立為太孫尚幼不知當時以庶嫡之禮論當在太孫雖使其幼豈不能負扈而朝諸侯而公然廢嫡孫立庶乎。雖曰商人兄死弟立者多然帝乙未嘗立微子也蓋太甲顛覆湯之典刑已為太孫之日尹實廢之而立丙壬及其皆不久而後為遷桐放君之事今論者徒取邵子經世史甲子曆推其時無此二君以為証不知曆記其年苟其年合則世次固所畧也安知其不

四書綱目 孟子卷九
併叔月於姪年哉。若曰二歲四歲。則孟子此二語爲贅詞。何故及此二人者。而妄揣伊尹意中未形之事。以此二人之幼。而乃立太甲哉。

處仁遷義三年。卽上文放之於桐三年之三年也。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章。

語類。湏是有所謂堯舜之道。如書云。人心惟危。四句。此便是堯舜相傳之道。如克明俊德。至於變時雍。如欽明文思。溫恭允塞之類。伊尹在莘郊時。須會一一學來。不是每日只耕食鑿飲過了。理不外物。若以物便爲道。則不可。如龜山云。寒衣饑食。出作入息。無非道。伊尹耕於莘野。以樂堯舜之道。夫堯舜之道。豈有物可玩哉。

卽耕於有莘之野。是已。恁地說。却有病。物只是物。所以爲物之理。乃道也。

義道一理也。體用之分耳。所謂在物爲理。處物爲義也。饒氏云。有合一時之宜。及揆以古道。則不合。其說甚謬。合義處卽是道。天下豈有合義而不合道者乎。且古今一道。以道屬古說。何也。又云。義以事言。道以理言。不知義者事之宜。乃是處事之理。不當以事理分屬義道也。云義以心言。道以理言。則可耳。

或云。樂道不專在誦讀上。看下文伐夏救民。全是從天時人事體認箇中道出來。若泥著詩書終墮俗學蹊徑。愚按堯舜之道。微而精。一執中顯而六府三事。備載於詩書。誦讀而欣慕愛樂。則此等

一一究心何得淺看詩書乎

蒙引以此為觀湯意之度否。或云尹非特觀湯意度否。正恐湯未必能行堯舜之道。乃低徊審顧。不欲輕就意。

蒙引疑此兩段欠平和。得或說便可無疑。然蒙引觀湯意度否說。亦無害。湏如淺說云。托此以觀其意之誠否。而卜其可有為。或不

足有為耳。兼誠否有為說好。尹志本欲行道。其囂囂之云。特不輕就耳。非初時以隱為高也。語類謂伊尹是二截人。非是。

集註以知為識。所當然覺為悟。所以然。愚按識所以然。亦可云知。似不必以所當然所以然。分屬知覺。按語類以覺為自悟。則知淺

而覺深知是識。得此理。覺則豁然貫通耳。如此說頗妥。

尹言覺民。止是教之事。下節被澤救民。似屬養一邊。說者因以天
之節為復性。思天下節為遂生。然堯舜之民。於變時雍。使民復其
性。卽是被堯舜之澤也。民溺於昏德。伐夏救民。革舊染而咸與為
新。亦是復性也。如此說。則二節俱是復性。一意貫串。或云不必如
此。拘上節自言復性。下節自言遂生。本文原明白。無須牽合也。或
又云上節單說復性。下節則兼遂生復性說。必兼二者。方是被澤
救民也。看來此說好。

孟子述尹之任重救民。而云况辱已以正天下乎。蓋卽尹勲業之
大而決其非辱已之所能為。以見斷無割烹之事。末節引尹言以

四書緒言
証任重救民之事。見辱已者。必不能爲此也。輔氏云。於此可見其任重之意。其不肯枉道。要君必矣。與孟子辱已不能正天下說不同。孟子是說枉道。必不能任重。卽任重而決其無枉道之事。輔氏是說任重。必不肯枉道。卽任重而決其無枉道之心。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章

進以禮。朱子三揖而進之說。固淺存疑。以致敬有禮爲說。則禮字屬君矣。亦非也。禮乃自己之禮。當進處。便是禮也。以禮字對義字看。則見得禮有揖讓辭遜之意耳。其實揖讓辭遜。非禮字之正義。禮者天理之節文。凡理之當然處。禮也。其進也。必理之所當進。是進以禮也。若割烹自鬻。主侍人。乃理所不當進。爲

非禮也。

如蒙存說。則是孔子因得之有命。故進以禮。因不得有命。故退以義也。看來以禮以義。乃我之所當然。况於孔子。而乃以得不得有命。而後不輕於進。不難於退乎。此三句各闢說。蓋孔子進必以禮。退必以義。一視理爲進退。至於得不得。則曰有命存焉。如此說。自直捷了當。非以得不得有命之故。而進退必以禮義也。無義無命。不言禮者。省文耳。且義可該禮。陳新安說。自是蒙引云。主癰疽。是當退不退。只消用義字。不知當退而不退。卽是不當進。而進矣。况主幸臣。正是不當進而求進。正是無禮。何得云無進安用禮。

二節三節皆決其無王幸臣之理輔氏分無王之理無主之事謬矣。

或曰孔子既遭宋桓司馬微服過宋如何又主宋大夫之家史記謂孔子去至陳主於司城貞子為是司城貞子蓋陳侯周臣也宋以武公廢司空則司城確是宋官達說云司城貞子乃宋之賢大夫時適為陳侯周之臣者也此說不易。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章

蒙引疑奚不諫亦是愚意奚見奇之諫懇切如此而不聽知必不可諫而不諫耳若無奇之諫奚未必不諫而遽去也據孟子云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又云去之秦則秦史記云晉

虜虞公與百里奚者誤也

四書緒言孟子卷九終

孟子卷九

四書緒言

孟子

萬章章句下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章

上孟伯夷章。思與鄉人立。下有其冠不正四字。蓋若非其冠不正。則彼雖鄉人亦不必望望而去也。此思與鄉人處之下。乃孟子行文時偶然少了其冠不正四字耳。非謂止與鄉人處便如坐塗炭也。

張南軒云。可速而速。比公孫孫丑篇易一則字。尤見從容不迫。與

時偕行之意。愚按則字與而字無分。若如南軒說。則公孫丑篇用則字。便不見從容。不迫與時偕行之意乎。

語類問伊尹聖之任。非獨於自任。以天下之重處看。如所謂祿之以天下。弗顧至一介。不以取諸人。這般也。見得任處。曰不要恁底看。所謂任。只說他治亦進。亂亦進處。看其自任。以天下之重處。若如公說。却又與伯夷之清相類。

或曰。雖功業可見。亦有餘風在後世。如所云流風善政是也。陳新安說泥。

云孔子之謂集大成。則智聖明。以孔子言。張南軒謂聖人聖智合無始卒之異。此節乃言學者之事。非也。聖人即生知安行。然知先

行後之序不易也。

張子云。孔子智既明於至善。故集大成。語類云。夫子所以能集三子而大成者。由其始焉知之深也。愚按二說。蓋誤以集大成爲是。集三聖之事故。謂惟智而後能集。不知集大成。只是有始有終。兼智與聖。非集三子也。若上文聖之時。則是兼三子。當云夫子所以能兼三子而時出者。由其始焉知之深也。則可矣。

集大成集字。以樂言。八音具備爲大成。集者。有始有終之謂也。集大成三字連說。評單拆出集字說。孔子誤矣。

言孔子之兼聖智。如樂之集大成。非謂孔子之集三子如樂之集大成也。蓋金始玉終。乃集大成之實也。夫子之智聖兼全加之。

或問楊龜山曰仁且智斯謂之聖。今以聖之事或不足於智何也。楊氏所答殊未透快。愚按仁且智斯謂之聖之聖字兼知行之極而言大而化之之謂聖。從容中道聖人也。皆是此聖字也。此章以聖對知言則只以行之極言。故不得兼智也。若聖之時聖字則兼智聖矣。

楊氏云三子只於清任和處中其他未必皆中。愚謂三子之清任和處只可云至不可云中也。隘不恭可見矣。朱子云雖聖人清和亦不過如此者。蓋謂二子清和到至處也。然不免有偏。聖人自不如此。

智聖不可少一有先後而無輕重緩急。此章重智者對三子言也。

若對顏子說則重在聖矣。知之在先者知所往而後能行非智急而聖緩也。朱子云以緩急論則智居先殊未當。又謂把輕重論則聖為重尤非智可輕乎。

三子未嘗無學而朱子云資稟如此者其偏由於資稟而學亦因以異也。

朱子云無中做正不出來。愚按此句有悞。當云無正做中不出來。方是。蓋謂無中做正不出來則是正無不中矣。

集大成節集註說殊未妥。註云孔子集三聖之事云云而為一大成也。不知上節所謂時者兼三子之聖而時出之也。今云集三聖之事仍是上節聖之時句意矣。蓋上節言孔子兼清任和此則言

所以能兼清任和者由於兼智與聖而非三子之有聖無智者所
可及。集大成之義。正是有始有終。兼智與聖。下文原自明白。非是
集清任和也。孟子本止以大成之樂言。孔子有智有聖。如有金始
有玉。終爲集大成之樂。三子有聖無智。如有玉終無金。始不可爲
集大成之樂也。非以大成對小成說。而謂孔子是以八音爲始終。
智聖得其全。三子以一音爲始終。智聖得其偏也。下節以巧力喻
智聖。而云至爾力中非爾力。明說三子有力無巧。則此節亦是
有玉終無金。始有聖無智也。若如註說。則三子亦有智之事。聖之事
與夫子無異。但處其偏耳。本文僅云智之事。聖之事。似尚有遺義。
當云。始條理者智之盡。終條理者聖之全。方是矣。且謂三子亦有

聖智。但處其偏。如樂有始終。而非八音之始終。則下節三子亦是
有力有巧。但巧而未盡力。而未全。不應直云至爾力中非爾力。說
三子有力無巧矣。且云至爾力。明說三子有聖也。今云三子智聖
偏。則並無聖無力矣。且本文以樂之大成言。以金之始爲智。以玉
之終爲聖。若以小成爲說。是凡音之始皆爲智。終皆爲聖。而以一
音爲始終者。猶三子智聖之偏於清任和。以八音爲始終者。猶孔
子智聖之兼清任和。如此說。是以始終比聖智。以八音之金玉絲
竹比清任和也。然本文之始以金言。終以玉言。卽以金玉爲智聖。
非以始終爲智聖。而以金玉等爲智中所知。聖中所行之條件也。
雖三子未嘗無智。止是有偏。其聖亦是偏底。聖於理自是。但孟子

本意却是說三子有聖無智。蓋凡行之造其極者為聖。清任和雖有偏皆聖也。以其皆行得到極處也。若知既偏於一。則是有所蔽。有所蔽便非智矣。此孟子直以三子為無智。而云中非爾力也。要之謂孔子兼智聖。其智聖之全。不待言而可見。謂三子有聖無智。則其所知之偏可知。智偏聖亦偏矣。朱子偏全之說。初不出本文之外。不可以小成對大成說。硬以智聖之偏。智聖之全。解本文也。蒙引謂大全所引朱子之說。與集註絕不同者。蓋集註以三子亦有始終。但非以金始以玉終。大全所引朱子之說云。不能備乎金聲。而遽以玉振之。又云。非終條理者未到。以其始條理者已差之矣。按此二條。則是說三子有玉終無金始。為與集註不同也。又按

語類中一條。問金聲玉振。舊說三子之偏。在其初不曾理會得。許多。洪纖高下。而遽以玉振之。今又却以金聲玉振盡為孔子事。而三子無與。如何。曰。孟子此一句。只是專指孔子而言。按語類此條所載問者之言。可見朱子舊說。與集註不同。大全所引朱子之言。正其舊說也。看來當從舊說。

智聖一屬知。一屬行。知行已成之名也。聖之清四聖字。則兼智聖在內。與智聖聖字不同。猶中庸從容中道聖人也。之聖字。原兼不思而得之知。不勉而中之行也。

蒙引云。三子安得有始終條理。愚按此依註小成大成之云。而為此說也。然孟子以聖之清任和予三子。而云其至爾力。三子何嘗

四書終言
無終條理。或云智聖之事二句。就孔子身上說。則智聖皆是全者。三子安得有聖。然觀巧力之喻。而云其至爾力。則明以聖予三子。偏全皆聖也。其云三子安得有智。則確語類始條理。是致知終條理。是力行。如中庸學問思辨與大學物格知至。這是始條理。如篤行與誠意正心以下。這是終條理。說約大成二字。本說樂孔子之謂集大成。借用字法也。後世有大成文宣之稱。頗疑未安。或云由字不當解作猶。看來作猶字爲是。說約云已說譬而又說猶者。上文射字未出也。或云大成節聖智兼重。末節專重智。愚按兩節一意相承。皆重在

智見孔子之異於三子處。說大成便見三子有玉終無金。始說射便見三子有力無巧。特大成節未明說出。而未節其至爾力二句。方說明爾。

諸家皆云末節說聖由於智。愚按末節是說有聖不可無智。見智重於聖。非謂聖由於智也。蓋中由於巧。非力由於巧也。德之全由於智。非聖由於智也。三子無智而有聖。無巧而有力。豈聖必由於智耶。

或云末節巧力雖兼說。却是發明聖由於智。註巧力俱全二句。當在集大成內見。不宜插入此節。而槩謂此節發明聖智二字也。愚按兩節止是一意。上節說聖智俱全。便對針三子有聖無智。有終

無始此節又以巧力發明聖智之義。見有力不可無巧。以明孔子與三子之異。一以巧力全。一以無巧也。註自不易。淺說云。卽樂以喻聖智之全。卽射以喻聖智之所以全。愚按兩節皆是說夫子聖智全異於三子之有聖無智。止是一意。特末節明說出聖不可無智之意耳。分喻全喻所以全二意。謬。末節中非爾力止是說聖不可無智。並無一字說聖智之所以全也。所以三字殊無着落。總註三子之行各極其一。偏是說伯夷聖之清三句。孔子之道兼全於衆理。是說聖之時一句。所以偏者六句。是說孔子之謂集大成以下二節。

存疑云。集大成條是說孔子之兼全衆理。智譬條是推孔子之所。以兼全衆理處。愚按此說非也。聖之時是兼全衆理。集大成二節是推其所以兼全衆理處。由於兼智與聖也。總註偏全二字以三子清任和是偏。孔子聖之時爲全也。至於巧力並至與有力無巧。又是其所以偏全處。胡氏云。力而不巧者。偏力而又巧者。全以巧力說偏全。非總註意也。至云一音自爲始終者。偏八音相爲始終者。全。是又附會集註小成大成之說也。

北宮錡問曰章

蒙引云。王制班爵無天子一位。覺王制爲長。愚按班祿從天子地方千里說起。則班爵亦當從天子一位說起矣。

按趙註公侯之國爲大國。卿祿居於君祿十分之一也。大夫祿居於卿祿四分之一也。上士之祿居大夫祿二分之一也。及存疑云。大國以下三條。雖有君十卿祿字。却重在臣上。則君十卿祿句。不是說君。乃是說卿祿居君十之一也。卿祿四大夫。是說大夫以下數句皆然。說約所謂本文是倒裝說也。

讀禮疑圖云。下士一位。在班爵內一等。而中士之祿倍下士。則下士謂已仕之臣有田者也。朱子謂士之無田。與庶人在官者。但受祿於官。如田之入。此非指下士也。蓋宿衛公宮之諸族。與夫國學所養之賢樂師所教之瞽。愚按謂下士有田。甚是。但云朱子所云士之無田。非指下士。則非也。集註士之無田之士。正謂本文下士。

不必曲爲周旋也。看來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祿同。但下士有田。而庶人在官者無田。止受百畝之祿於官耳。淺說云。未節不及下士者。下士之祿無五等。止等上農夫。愚按士既分田。則公田所入。視歲豐凶亦難坐定。食九人。但下士皆一例。食公田百畝。無分別。而在官者受祿於官。則有九人至五人之分也。

萬章問曰敢問友章

獻子欲人忘已之勢。則自家不有其勢可知。正以見其不挾也。輔氏獻子五人對說。固謬。蒙引云。獻子重五人。在於忘人之勢。所謂友其德也。則獻子之不挾彰彰矣。亦未當忘勢。固是德。然五人之德。當不專在忘勢一節。以此爲獻子之友德。而可知其不挾。說不

四書經言 卷十
挾反寬緩不若愚說直捷也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章

萬章之問乃質疑問難之常且亦可謂善問輔氏以詖辭責之過矣

不待教而誅與教之不改而後誅之教同教誨之也吳氏以斷獄教戒為說未是

克類克不義之類也存疑謂克禦人之類非也存疑此條甚未安其云天下之事但逆取皆不義與天下之物凡非義當得於義便

有害只是一意中間着此特其粗者耳一句分作二意說不可曉獵較蒙引以趙說為正愚按以獵較為較奪禽獸則互相爭奪不

免強凌弱眾暴寡矣豈可仍其俗而不革當以張說為是獵較非道也章所以疑也簿正祭器則雖從俗而不違道矣蒙引

乃云特暫時之力何妨於事道若不正祭器則妨事甚矣是章疑事道者無暇獵較而孟子云獵較不妨事也大失本文之意

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只要此幾種獵得了便足而不競於獵獲之多則獵而較獲之多少其風不久自止矣蒙引謂只用獵較所

得者非也即以四方之食供簿正亦只用獵較所得者但不以四方之食則不務於獵獲之多以四方之食則務於獵獲之多耳

紹聞編夫行道夫子之本心也不得已而際可公養亦順而弗拒

引入以向道猶為之兆之心也若徒曰禮際公養而已豈夫子周

旋於衛之心哉。說約此章本論辭受之義。總註引尹氏兼進退者。因仕魯兩節已說開也。其實亦是因言獵較以證不為已甚。而偶遞及之。不必如達說判作兩對。但亦不可強牽作一項。因論一事而又及一事。雖今人文字語言亦有然者。不必拘也。

孟子曰仕非為貧也章

蒙引云此章為當時有為貧而苟祿者發。蒙引此說甚好。苟祿謂享厚祿也。通章止此一意。陳新安云始為為貧而仕者言。終為位高祿厚者言。分作二意。非也。末句言居尊者必須行道。正見不能行道而為貧。不可以居尊也。

此章乃云為貧者既不至於行道。則不可以苟居尊位。故惟抱關擊柝為宜也。集註云為貧者雖不至於行道。而亦不可以苟祿。云殊未妥。所謂苟祿。謂苟享厚祿耶。則當云為貧者既不至於行道。則不可以苟祿。不當用雖字亦字矣。集註乃謂薄祿亦不可苟也。然於為貧不可居尊富之外。又看出薄祿亦不可苟。意於為貧不可居尊富之意。反說得寬緩矣。須知孟子非謂居卑貧亦不可不稱職。故惟抱關擊柝為宜。乃謂但居卑貧。則其職自易稱。故惟抱關擊柝為宜也。若居尊富。則必須行道。而其職難稱矣。孔子節會計當而已矣。牛羊茁壯長而已矣。見其無行道之責。而為為貧者所宜居也。

李氏尹氏註及張南軒說皆好。

或云委吏乘田特借孔子之盡職以爲祿仕者榜樣非謂孔子爲貧而仕也。孔子之仕皆爲行道必不從貧起見。觀去衛絕糧可見。愚按爲委吏乘田乃孔子二十一歲事。孔子仕固皆行道。然初年亦有爲貧而仕時。爲貧而仕但不可居尊耳。未嘗背義也。去衛之事是義所當去。正所謂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與初年爲貧而仕初不相妨。不得以絕糧不顧而斷其不爲貧而仕也。或云官有崇卑。道無大小。委吏乘田亦自有道。離道便不能稱職。註爲貧不主於行道。孔子位卑祿薄而職易稱。離却道字。泛言稱職皆非。愚按道無往不存。稱職正是盡道理。亦可通。但此章行道

道字乃致君澤民之道。居卑者何得云行道乎。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章。

胡氏云失國非其罪。以諸侯之禮接之可也。自底滅亡待之以初。乃禮之過也。觀春秋名與不名則知所以處。萬公之禮與強爲善。自暴棄者之勸戒矣。愚按失國有不幸與自取之異。名與不名。聖人以義裁其有罪無罪。非謂不名者當接之以禮。名者不當待之以初。如胡氏說也。同爲諸侯而彼失國來奔。豈得以其自取而不以諸侯之禮待之乎。孟子謂失國託於諸侯爲禮。未嘗謂必無罪者方可託也。

餽有常數。賜無常數。說極精確。存疑以註爲未是。謂餽亦有常數。

非也如此則餽賜何分且餽賜皆以物與人特上與下有常數則為賜非賞賜之謂也若云因功而賜之未仕何得有功因能而賜之則餽獨非因其能而餽之乎何以有受不受之分須知繼粟繼肉終與常祿不同無則復送而已

張爾公曰前以卻賜為不恭此又以受賜為不恭何也卻之不恭受周之義也受之不恭不受賜之義也前章尊者賜之而况受其賜乎兩賜字俱指交際餽禮上說却無常數此章賜字自俸祿言語義小異

淺說亟命使者問其安否亟命使者餽其鼎肉

說約於卒卒字亦自臺無餽也句倒看出若子思不麾餽因未已

耳一

吳氏程曰不悅句於卒也讀

繆公不知繼粟繼肉之禮而亟餽鼎肉是不能養也

或云繆公愧或有之悟則未也悟便當有繼粟繼肉一段情文出來愚按註所謂悟止是悟不當亟餽耳非謂悟繼粟繼肉之禮也

萬章曰收問不見諸侯何義也章

往見不義者以士則君當致禮天子不召師與賢也故註云士之禮輔氏云士則知學問崇禮義則是說惟士能不往見非論士之禮不當往見矣且云庶人則當服君之賤事為士則知學問崇禮義云云似將庶人與士看作二人不知往役不往見只是一人以

四書經言孟子卷之九
德言曰士以分言是庶人當其往役時正是知學問崇禮義故能
安庶人之分如輔說似往役非崇禮義者之所為矣此處只是說
理當如此由義出入禮方是說士知學問崇禮義處
惟君子能由數句見君子之秉禮守義如此欲見賢者不可不以
禮義也

孟子兼舉義路禮門而引詩止言周道者如交鄰章樂天畏天並
言而引詩止及畏天舉此該彼不拘拘也
不為臣不見正以其有不可召之義而不肯枉道以從人也三章
止是一意輔氏分作三意非也

孟子謂萬章曰章

據存疑說一鄉之善士已之善蓋一鄉也斯友一鄉之善士一鄉
中之善士也蓋吾之所友豈能必得善蓋一鄉一國天下者故以
友一鄉中之善士為說然上下二句同一一鄉之善士上句作善
蓋一鄉說下句作一鄉中之善士說看作兩樣可乎存疑雖堅守
集註善蓋一鄉之說而却有未安以善蓋一鄉為說則是友不如
已一疑也次節亦將謂善蓋古人方可友古人乎古人如何可蓋
一疑也若云上節是善蓋鄉國方可友鄉國之善下節是能友古
人然後為不世之士則二節語意不相符合一疑也且我如何便
能善蓋鄉國天下一疑也以上數意皆先儒所致疑者不為無見
且孟子告萬章之意亦欲其親師取友以成德耳若云德成而後

能取友然則學者不能善蓋鄉國便不能友鄉國之善乎如存疑所云舜與文之事乃大聖之所爲豈可望之學者非孟子告章之意也蒙引云一鄉之善士則能盡友一鄉之善士也不然何以爲一鄉之善士蓋以註爲未安而另爲說也說亦可用而不及或說或云註善蓋一鄉說悞只宜平平說猶云隨處是善便隨處虛心友善不肯覲面相失耳遇一鄉善士便友一鄉之善士一國天下皆然非善蓋鄉國天下之謂三斯字有孳孳惟日不足意蒙引謂詩書止是載古人之言非也古人之言與事皆載於詩書但誦讀止是記其文辭多識前言往行而已論世則考其行事之得失原其心術之隱微設身處地因迹原心也

齊宣王問卿章

張南軒云非謂貴戚之卿諫反覆不從便可易位蓋極其理言之有可以易位之道也愚按既有可易位之道則諫反覆不從便當易位矣如何又云非便可易位未免含糊

四書緒言孟子卷十終

四書經言

四書經言

問

文化乙母

